

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二

壽沈慕閒翁八十序

余里中大人行蓋有慕閒沈翁云夫人滑稽區
宇滿離離歧各欲行其知偽以錯擇名利烏能
閒烏睹所為閒又烏屑閒之慕即閒矣且以為
世隘且以為矯偷且以為天之戮民嗟乎靡俗
溺人久矣翁初業儒以儒干有司不利遂棄去
修先王之道而息之私自念曰吾生也有涯而
知無涯以無涯逐有涯竊竊然暴行越知於天

下殆已因自號曰慕閒子今行年八十矣其神
王不少衰將惡乎托業以及此年耶古之至人
以道為紉修德就閒翁其以之余習翁久嘗論
翁自稚頽白三易色矣恬愉子易居不聞一厲
聲與人言即萌隸倪孺相與煦沫逮然而來脩
然而往率意所之無不可者其閒惟性幼而羸
壯而善病專志好修忘肝膽遺耳目廓愒而虛
不與物揉以抱德煬和中旬無敗其閒惟養及
老而病良已顧好飲夕必召諸子孫勝冠者曰

來母見不鮮恩公為也飲不為後醉不為先醉
而耳熱歌烏烏誦所為詩若謠不休已拍手擊
節陶然樂嗒然醉也其間惟適既以子貴稱太
史公矣門不加闢駟馭不加益若曰吾龍純繡
不若毳絺之適寒燠也列鼎大烹不若飯糗茹
蔬之樂饑也從者呵而車上儻不若野人之爭
席也所稱彌顯所御彌痛其間惟忘今乃泠然
而風行翛然而鵠峙泥然無與為隣于于徐徐
遊物之初栩栩然自若而無所取其少若狹其

受事若畏壘事畢而忘若芻狗歸而周遊若麋
鹿之戀豐草居若斥鷃所思不越乎榆枋倘所
謂大知間間非邪夫世之慕顯尊名實者其心
詎不思與喬嶽停峙哉不知擢德撓性以天下
為橋伐其和而薛越精神於旦暮外逆五情內
愁五藏焦然肌色肝黥無壽類矣或慕噓吸偃
仰學養生家言恍惚意表宵渺理外以還返黃
白為修謂機宰可以巧奪且烏知吾未始生未
始不生者以為至矣而生可倖乎衆人役役以

身為累梏非養生主也俸生者恥一日不生彌
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又烏若翁自為生也相
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順其所自致而天年若
自有之故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
府甘瞑乎太霄之宅而徙倚乎漫汙之宇休息
於無委之隅而浮揚於無形埒之野芒乎徜徉
乎埃壙之外自近而遠以遊乎天地之樊顧今
進而耄之及也其意韻益閒遠若退而艾然也
者其步履矜莊夫夫也其飲啗色笑矯矯屹屹

夫夫也其黃髮番番而有嬰兒之色夫夫也彼其視千變萬紵曾不若蠅蚊之著惟其閱上古迄於今不啻如蜉蝣蟻蟻之過於目之人也之德也不可以有涯不可以無涯古昔所記列仙人長年遠跡夫或與同遠也故曰翁自為生矣而未嘗以言人余與翁子太史同朝而日與之處若既飲食厭飽之矣而又欲臭味之也又烏得以無言余惟古之人莫不各有所慕如號曰退士曰散人曰無名氏曰大人先生亦各自為

傳以明其志余母能為翁傳因作頌以祝翁曰
閒廼心祛彼五陰宇定光發天機寔深閒乃躬
樞得環中審於無暇以契大宗閒廼情抱太清
閉其門塞其兌不足以滑成閒而倘祥榮立中
央含知於醯弃意於羊閒以葆真和以天均理
丞屯泄叅萬歲而一成純頌畢以授太史太史
走一介歸為翁壽

壽穆長公序

穆長公者東明人也東明故未有以進士起家

者獨長公家為著姓與石氏同里以故長公子與石氏子俱學書長公竊念國家制科羅天下士而都人士無應者即日月省試有司不能與計偕隸南宮籍謂國家制何則程督其子終日下帷也而時命之曰向從兒學書者矯矯多竒屹若泰山不可奪兒意之勿失此人哉則相與日事佔俾握手論天下事不置曰苟富貴無相忘也已而二氏前後舉進士同授大行禮官里中嘉兩家世同里生子同學仕又同官又相愛

也及長公子調尚書郎入司寇署而石則給事
省中給事得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其志獲行而
司寇郎抱三尺以長丞意指為獄獄竟則移正
監掾史賢者而已即能無所見而司寇郎與給
事故相許也要以盛年功名分當竭力事主
上主上富於春秋遊意太平思欲聞所施行以
安海內子諫官不可失也願勉所職立功業盖
司寇郎言未窮而給事操牘往矣牘上語多贛
於是主上怒命笞給事給事幾斃司寇郎抃

之萬方始得活而長公家居聞有給事受笞者
曰嘻此石郎也郎故貧卒有此將無處所吾聞
之嘻焉不能斯須矣則戒家人裝數十金行而
立乘一騎日馳百餘里蓋舍而後裝及馬見給
事病創甚謂是不可結轍走遠道夫既編戶為
氓矣又安所得符傳行舟也屬司寇郎操給事
歸會下恩澤詔長公當拜詔為大夫人謂司
寇郎毋寧旦夕濡乎長公目懾之曰棠棣之二
章謂何何可坐棄石郎使困於原隰而以恩澤

為解亟行矣司寇郎稱病既予告則操給事歸也歸而給事無家長公為折田舍舍養之居三年司寇念已以謁歸故恩不及長公即孤主上恩乎則復走謁天官請得貴長公如例當是時天官高司寇郎義調春官未幾調符臺丞已又調司功郎也則長公語家人曰吾固知兒無害以治禮與刑能矣顧今所任職則辯士官材之地不可易也又自以起家徒步幸得不次脩帷幄而已則兩被璽書從大夫後此於國恩厚

矣富貴無常忽則易人不及時自抑獨柰何使人抑之則詔司功曰兒不見卜乎卜者不審幸不奪糈今兒在事自謂何如卜者其審也則任也不審也不但奪糈也兒歸哉且也鵬圖南而六月息蜩鳩決起而捨枋榆亦各自適耳既司功稍遷廣臬竟奉長公教上書歸矣史某曰夫人孰不嚮其所榮而違其所不利溺於所欲而不知止哉乃長公故不爾也方給事委頓時使恣然絕意於哀憐之交給事又胡能無恙至今

日哉既已赴給事之急猶棄所榮如敝蓑何爽
然於富貴之際也及其子名秩蒸蒸起正士人
攘臂之日而頽以止足為戒率呼其子於俱去
豈溺已徼時與世浮沉而親榮名者乎古所稱
務光之屬豈不名高然支離擁腫無所用於世
及田先生者流則白首托於鄴俠不愛其軀不
執於正義儒者排擯不載詎若穆長公教其子
以人事君又慮挹滿而去賤人之阨已諾必信
矣而曾不列其名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耶

長公年且七十矣其精不衰矯健如壯年人則其明分義而遺外榮之效也長公慕義人莫不慕長公義長公不求名而名隨天將壽長公以保我後生也斯蓋理運然哉

壽袁老師母管太夫人六袞序

萬曆六年為袁太夫人六袞里中人出相國袁師門下者修羔雁壽帛將褰鞞鞮上太夫人觴而屬余生詞以致謳謠頌祝之意某不能文獨私意相師往日居邱第事一論著之蓋嘉靖

歲天子祠祀祈年修所靖見上帝而相師

以精禋當天子心天子眷相師甚命旦夕

倬直禁廬相師未嘗頃刻離天子左右相師

盥綠佩玉而共於朝太夫人亦盥綠佩玉而共

於室為誠臧獲嚴扃鑄俾帷帟晏然閨房懌息

無出閫之語無踰閫之思斤斤如也天子賜

相師休沐某等謁相師於邸出酒食相勞太夫

人命治醲擊鮮達旦不少懈蓋相師委蛇而揚

素絲之風太夫人委蛇而稱山河之德薦紳衿

韋之士闖門墻而思宣景耀者誦相師太夫人
之德不衰 天子坐明堂左个而六宮獻繭祀
上帝望山川徧群神而百辟裸將皇皇哉其禮
備其典鉅麗也相師服卷黻而肅肅顯相太夫
人被阿錫而僮僮在公予以薦成予以拜賚大
官之饌長信之金錯然而交錫於庭薦紳衿韋
之士又莫不張大其寵靈而豔說之若謂有相
師宜有夫人也猗歟休哉今去嘉靖歷隆萬三
朝一紀矣而太夫人才六袞也是太夫人以鼎

盛之年上之述宣陰化內之修明壺政其徽音
睿問豈不彰彰較著哉乃陳生某者太夫人同
邑人也則目攝余生曰子徒知太夫人邸第事
其所處中梱者子未知也蓋相師寡息太夫
人為置媵姬三四進之曰吾不欲夫君單其後
則又進媵姬而詔之曰慎事夫君無易也以蘄
媵姬之宜其子也既求同產子其眎同產子也
不啻已出也尤忘其為同產子也而子皆蒸蒸
奮起一典符璽一為薇省舍人莫不藉太夫人

義誨以成立至若相師性悄直言必有卓詭中
人而太夫人相之以和相師性豪常獨鑄偉詞
沾沾自喜而太夫人相之以愿謹相師性好姱
麥惡齷齪瑣尾者而太夫人相之以疏儉即珈
副瑱掃矣不以御即心珎五齋矣不以進自以
被褐衣韋為服之恒茹素嗜淡為食之旨而尤
好內典事神謹設象教諸娣姒而偕之大道相
師家僮手指繁力業劇而財匱至少藏蓋太夫
人為損膳省用則家董董以訾給母乏而已是

數者以相夫則婦則順以訓子則母儀昭即古
女史彤管所記嬪則奚加焉而子徒豔其貴寵
以頌說耶於是陳生揖余生而相指曰豫章之
木干霄而條扶疎而蔭垂百畝醴泉源深而浸
遠其衍溢也溉疇渠以萬億計我輩日被相師
蔭且浸也撫臆論報不可但已其將何以誦我
太夫人而祝之余生曰其說在二南之什矣余
生習邸第事則為歌羔羊歌采芣歌采藻陳生
習中樞則為歌葛藟歌樛木歌小星歌江汜而

朱生其陳生某某者於太夫人之事無不習則
為歌關雎歌鵲巢余生曰夫麟趾關雎之應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屬者主上正元后之位二母
后以母教教天下太夫人宣母后教教我南國
子姓仁厚庶類繁滋其應不爽行將付之太師
以風來禩然則太夫人之壽匪一身匪一家壽
在天下後世矣以是祝太夫人可乎朱生曰唯
唯

贈金母丁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九山全公當

世廟時轉歷侍從佐大司

空留都為余先達司空夫人丁相司空於官倬
有賢譽稱丁夫人而司空逝有年四子俱以文
學世司空之教儁乎彪彪盛矣而仲子之子甫
弱冠薦賢書則吾鄉又無不誦丁夫人之遺之
也稱太夫人全母云今年甲申仲呂之月在角
為太夫人誕辰蓋七十年矣邑子方某等諸與
仲子之子有同袍之雅介書幣不遠數千里乞
言于余以太夫齒德余固願有言也夫安所辭

不敏顧太夫人所重于閭則匪直有大年即大年重世無不麗眉者等耄耳余胡庸言而胡重于余之言之也余所願言於太夫人則慕而嚴事之矣夫婦也用厥父母貴居與夫子貴弗若之矣為夫也貴者古斷續者也為子也貴者古盥鬚者也尚矣故記何不艷羨乎而獨難于其身于孫子之貴也即劉大母有芳迺其初繇不勝勞瘁萬狀是李氏孝敬之綦致而非所以語婦淑之盛隙也蓋莫盛于太夫人矣方司空先

生起家明經在事立朝言有壇宇而行有防表
然邁此明作之日一柄國者不相能卒不得以
究竟其衷為士羣憾而太夫人優游堂上獨食
其餘何樂乎夫人生所貴為其親壽固不係于
複室之居列鼎之養如是而壽窶者無壽要在
安之耳太夫人婦而無愧於司空先生母而瞽
其子有成坐而享子孫之榮名天之所以壽太
夫人者豈不周至耶太夫人何以有是則信非
倖而履旋遇合可謂躬植其厚為世世履其淵

塞懿徽之德純嘏無疆真余所慕而嚴事者也
四子曰少愚曰少成曰少懷曰少微仲子之子
曰天敘余不數為次其所預言以復子乞言者
儻足一當太夫人侑觴乎

壽郝太宜人八袞序

郝太宜人者寅樓公之配也往余為諸生時嘗
主公家公與余遊驩甚見公家政犁然純簡而
公于于然嗒焉若不知焉余覘之公曰夫子惡
乎知哉自予早事化居遊徐僮取慮間緊寡妻

是賴夙夜拮据以有今日即今日稍稍給矣寡妻罔敢愆罔内外細大惟寡妻是聽予亦惡乎知哉既遣其孫謙伯受書余復覘之曰某早失母氏藐焉始離襁褓惟我太母寔字之母論勅乳母保養令省席蓐視熬湯盥今幸長矣所為督誨甚至既誨吾伯父以進士起家今猶曰幸及見吾孫子乎余盖始知郝氏有賢母云洎余通仕籍則輦内子往來維揚内子以通家故亟得見太宜人每從太宜人所來為余誦太宜人母

儀數事身未嘗御紉綺首未嘗飾璫璣安未嘗
列牲鼎膏曰吾與君子同起糟糠即不饜若將
終身雖今貴且老矣何能異為婦時也豈以吾
家為不能夙具乎其逮臧獲嚴梱内外斤斤如
也惟董余益信太宜人賢曰郝氏之興有以哉
余主公家最久公與余不獨沫濕相响濡即泥
淖中物色余也所念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此
其情不可與世人道矣太宜人年八十余當有
事以壽而余款啟不能文則為誦既醉之章曰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太宜人信具有士行矣
有女士必有子孫以被爾祿附景命而室家之
壺得以萬年余故願郝氏子孫賢焉昔李令伯
賴祖母劉而後能亢其宗及令伯疏一出而劉
之名益著天既以孝錫令伯則必以其年錫劉
俾其年與名相不朽此天意也既以書抵謙伯
曰語有之大孝不匱夫能植德砥行歸父母令
名不匱之謂也不則以羶薌謂共滫髓謂養即
使酌廣陵之濤日上尊俎蜀岡之毛日加豆果

能當大母之望乎哉余雅知謙伯賢行將究習
故業而奮起一世以亢郝氏宗又不啻若李令
伯者然則太宜人所謂壽與名者其有涯哉

壽黃孺人七十序

黃孺人汪者今國子學正整菴黃先生之孺人
也先生為侍郎公長子孺人為御史大夫長女
兩家高門鼎貴華寵冠時時人蓋燁然目之矣
迺先生獨徒行旅休不立崖領顙為諸生雍容
執經以文學相磨切砥道礪德期詣于善不欲

從恩補愉佚自廢雖其所行休皆忘其為貴公
子也自是先生之名籍甚郡中賢豪皆知為慥
慥君子蓋所謂務操其實不隸于名處美腴之
鄉而身澹泊之節者否邪以此士人咸推轂先
生甲第媿先登焉予自肄學之年輒親先生而
先生辱與為之友其行誼潔朗精神蘊藉一一
能辨之而晶誠之外發天性之內融每嗟歎以
為不及也先生間嘗謂予曰凡人學弛于內慙
志墮于室適吾所以得有立而似人者有內友

也予竊心識之時從家人考質究論知先生所
為語其內者果審慤無它中也始侍郎公貴顯
先生與孺人侍侍郎公太夫人堂上盟嘯終日
與世若無感者既而太夫人背世侍郎公憂室
不煖為更娶徐夫人徐夫人未幾又少寡先生
率孺人旦夕恭謹候問必調顏色饋食給肥鮮
尤嚴于侍郎時焉君子稱徐夫人凜節冰雪貞
哉稱黃先生柄經釋回以全母德孝哉而孺人
之賢亦殷殷聞矣孺人唯內順于姑外睦于族

無幾徵疾言戾貌姻婭里黨莫不刑其教則舉
四子女如之諸子皆授以經學長子舉戊午鄉
薦餘皆補郡邑弟子員躬節儉率下奴僕稟指
室無敢選先生得恬愉靜修潛泳道藝之淵者
孺人力也孺人能鷄鳴戒旦熊丸警夜上以成
其夫下以勗其子使黃之家聲熠熠不墜人不
以是多先生而多孺人能贊政也先生自休寧
才晉今官自貢選才教休寧自為諸生入貢大
廷凡與余相知十數載故予特聞其詳今年先

生壽六十有九孺人壽七十正月某日孺人設
悅辰也二人頭顱斑如計此時退食委蛇軒渠
笑悅人世之樂事殆無踰此者夫天之道酌也
先生韻芳華之烈能韜匿其光故貽是無方之
慶以裕後昆孺人薄紛靡躬醇樸攻辛茹荼以
佐其家遂能成其夫子令名雖介祺衍祉眉壽
無害可也豈所謂挹彼不足注此令有餘自天
酌之哉

壽李母水孺人六袞序

余內子為余言曰我兒時嘗從我姊三人執女
紅工刺繡紉緝理絲枲旦夕不少休我長姊實
領衷之挈耳提我引手導我沐我飯我我事長
姊為女師為姆氏我今稍稍得聞內則以無詒
我諸父憂我長姊力也維時諸父卜筮之謂我
及長姊者皆當貴因欲竒兩女即以長姊適李
氏我與長姊決曰行矣勉之即貴毋相忘李故
望族李君號勉齋時以貢入太學余為邑庠生
居同里里中持羊酒賀謂兩女相愛既歸兩家

又相愛也既相勉齋君詣太學卒業生子名德厚後亦以貢入太學里中遂稱李太孺人歸勉齋君欲為勉齋君廣嗣息也則置一姬進已又進其姬誠之曰勉事夫君毋怠而後生二子太孺人遇其姬若姊如遇二子若已出與姬同衣食衣食二子即不啻德厚勉齋君見背而意授太孺人若謂庶幾三兒長乎而又得一命之榮也我從此慰矣太孺人日夜撫三兒曰何渠兒得一日長以藉手見而父乎已襁褓之冠之室

之延外傳督誨之今莫不斌斌以文學稱矣德厚詣太學將迎太孺人則曰吾與而弟居甚適而嚮學矣毋念我即而弟養與而何異德厚思太孺人冀得請歸太孺人又詒書曰凡所貴養者在適我志豈徒甘旨為也余時携內子宦京邸數年闕焉不聞問今以謁歸里中內子時時遣媼勞苦太孺人媼時來道太孺人體無侈飾語無譁言貌無矜色余亦時過太孺人起居太孺人即未見太孺人也然入而見振塾閒靚坐

而見堂構亢爽少選見子姓恭肅臧獲趨踰則
知太孺人之所以治家所以訓子者有道哉於
是太孺人年六十矣余外諸弟輩謁余文為太
孺人壽夫置姬以廣嗣人能之能遇姬不能如
太孺人之惠育其子以成父志人能之能遇庶
子不能如太孺人之仁至稱未亡人猶勉齋君
未亡時謂庶子之養無異其子之養柏舟無他
抒規有素斯深於道者矣膠木之什曰南有膠
木葛藟繫之末乃祝之福足鴈鳩之什曰鴈鳩

在桑其子七兮末乃祝以萬年是二什也可以
壽太孺人矣即授外諸弟使持以為太孺人壽
而內子亦遣媼以榛栗棗脯進且屬之曰頷歲
歲稱姊觴毋相忘也

贈國醫吳梅坡序

余徙官白下輦內子與俱內子善病至乃病甚
腓痺股腫不良於行凡白下士能醫與以醫行
縉紳間者未嘗不延致之使各售其方藥凡一
年取水束火者日夕不暇湯液嚮若徹於四壁

藥物棄餘積若丘壤而病不愈凌司馬為余言
越人有吳醫者能傳黃帝俞跗之脉書揆度陰
陽外變知病所在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甚精
乃召吳君來診切之詰余曰病幾時所皆安受
醫醫幾何人人言何病嘗有其驗其驗何如余
曰來醫皆以為迴風有曰脉盛則中有熱有曰
病在濕濕氣宛篤則蹶上為重是故燠之躁涼
之憊補之則滯瀉之則氣損先生過我察而舉
之幸甚吳君曰是病主在心也八十一難曰手

心主中宮心主邊則病余曰中何屬君曰屬胞
絡余曰是足痺也君曰獨不知三陽五會乎經
絡纏緣貫乎八脉心不藏血血不居其處別下
於下焦陽明是以鬲俞外枯絕骨內耗會氣涸
而不榮氣上蒸而不寧客下脘而不為使下傷
陰募之紐上傷陽俞之絡其應筋髓其尺澤澹
而不能舛病得之產拙工不習文理故疑殆焉
余聞吳君言愕然良久曰固也誠得先生蚤後
事病可已矣因問用何藥曰參耆乎余曰人言

參不可服服之則邪客肺曰審爾將以悍藥治之邪氣辟矣宛氣愈深精神不能止邪病將日困善鑿者必審色脉驗奇脈合表裏有餘不足參其人虛實與息相應乃可以治余任之令得投參著之劑病良已余驩甚曰良醫也夫良鑿也夫因與之論藥曰犀羚豨蠶木石溲液神奇臭腐齟口齧齒蜚吻裂鼻何弗用也論方曰一君二臣三因四時五運六氣七表八裏九鍼十劑何弗習也論人曰彭之攻跗之滌長桑君之

方緩之為和之視豹之熨太倉公之診何弗良也然而炎帝軒轅尚矣余乃戲謂之曰子將誰師君曰羲軒吾師也使之登壇吾將北面事之彭跗而下意者當與鴈行過此吾奴隸之矣人聞君言咸以為狂余謂吳君誠狂也狂其言不其術毋幾謝我去謂當後凌司馬之長安余特述之使告司馬司馬其以余言為然否吳君名嘉言世分永人自號梅坡居士今年七十二云

贈鄒敏齋序

世有倜儻負奇之士不卑小道務操一伎有以成名左右行游公卿不以家為家此其人立義較然不侵然諾者取節者不遺焉余故樂為鄒簿論著之簿閩人也名某少善病病痔七年所竟以病廢書以貲入太學出游吳楚燕趙間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皆不驗復之楚見郭先生郭先生者蜀人也不言其名簿心竊奇郭先生嘗謹遇之一日郭先生謂簿

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我有禁方當授孺子明年孺子遲我廿年後當遊公卿苟得名母相忘簿即避席再拜謁受其書歸習其方先以嘗諸國人國人嘗之藥精良無不驗者既以自嘗則脫然愈矣而郭先生竟不來視簿特以視簿為名耳簿始知郭先生非世人也簿謁天官選始受宜城簿既稍移盱眙在宜城則治胡太常楊刺史在盱眙則治李侍御王御史大夫天下盡以簿能生死人由是簿名聞天下然簿未嘗匿

其方不以告人人用之卒不驗人嘗詰簿曰先生得無誕之乎簿曰我非誕人也人自取之拙者疑殆有一不當於理即大謬不然矣人復以簿所用方同而治異或治或不治簿言吾方盡矣不為愛子所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如吾言起度量按繩墨合色脉表裏之微叅其人動靜與會氣相應乃可以論然人卒不能如簿也簿喜治人人病者扶輿而來率平復如故後乃不出千里外戶屢常滿決者至神不可曲止也而簿

又恥言利人德簿持金為簿壽者簿却去之若
遺嘗語人曰醫之好利也欲以小疾者為功故
未嘗以疾恐悞人而又隨人為變其所治皆有
表籍能決嫌疑定可治所已病衆多不能盡識
語在胡少卿李侍御序中余病痔從簿治禳余
因問簿治驗者幾何人治有其方無有昔安受
學簿為余道其詳如此夫周禮醫師掌醫政十
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
十失四為下簿今無不全矣何詎不為醫師哉

而猶然為簿也簿雖隱於吏乎乃心罔不在豎
不若淳于意恐吏拘除而移名數左右也至若
不以方匿人此其意有所用非徒苟焉而已梁
丘據病瘳矣而復獻方齊君夫子多之言欲售
其方以已人之疾簿得無是意與而又不為名
高不為厚利不以吏為師托其身於伎而迹半
天下何拓落也顧猶好施於不倦亦自附於義
俠矣若簿者進於伎者也語曰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其簿之謂耶

壽沈影泉翁七十序

始余諸生時則知邑西門多長者云其居湫隘
翫塵其俗共嗇其君子力義不勸而小人有禮
以服其上顧乎其未有漓也噩乎其未有晰也
茲可不謂仁乎太公居西門之影泉里因自稱
為影泉公其伯氏以子貴稱太史公世世薦修
義善而太公伯仲益增其德傳所謂有明德而
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迄今二十年耳諸子相
繼以文學顯太史目儼直金華長孺又以賢書

三辟春官矣郡中大家爭慕炫以為高而兩公
瞻首額額遊行里中無異口者是不為賢乎伯
氏今年七十有六太公年七十飲食燕嬉如童
孺之相啗也此豈非人世之最樂哉太公彊敏
卓世能鑒人倫視物有餘不足不失足不出閥
而州里之息耗謠俗所好惡無不謦也居常治
生而數困不給歎曰吾用志勤矣而取數奇惡
用是籍籍者為哉迺壹意課子旦夕屬垣而聽
之聞誦聲即喜或昵狎非談輒大詫曰吾所以

勸學者豈為是乎夫王瑕瑜不相掩惟人不然
學則瑕者使瑜不學則瑜者使瑕爾其非全瑜
之人哉長孺由是以彬彬文質為鄉稱首皆太
公教也太公自以諸子迭貴益用共順遇里人
無少長皆揖下之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乃去
里中人莫不耳化之也有鬪訟不決者必合要
於太公至或中道而反自創不能檢身而以溷
太公也邑有祿之家大氏任壯僕擅幹山海之
貨圍奪人而太公童僕一切斥去敢幹者而獨

與庸庸者俱作力自苦曰家無以教教將不治
且吾安能事桀黠奴患人邪以此治家不借權
任數而人自便利以獻其庸家用益整間自燕
適與閭里老宿日遊教會酒饌論生平驩如也
伯氏以太史迎養居都中而太公自持家諸子
每事必咨太公發言盈庭徐以片言析之無不
中者其斷斷有斷如此儻所謂疆多識者非邪
太公遇事敢毅能由本洞末人所不可勝黨有
有車氏之難巷皆闕矣屬人皆擱然受挺出公

門焉曰沈以相忍為族也忍其大不忍其細焉
用之遂以身扞出者不獲難郡大豪莫不多太
公以為不難用剛而能柔之也太公與伯氏殊
性伯氏儉共仁而太公闊達多智凡慮大事
太公恒多伯氏策之七而伯氏得其三然三者
常得七者得失半時人為之語曰伯諾仲策十
不失一有繇哉以是家祿十年而市不改開室
不加塗猶然一橐士也此豈非天下所靳靳者
哉今太公稱老矣而疆力不衰手可舉五石日

行百里無憊色也體甚康色甚衍卜年者即百
歲不啻因疑為有道者太公曰吾忘我矣焉知
道吾少甚困而今且有食服吾獨有兄弟而今
且見子若孫誠樂之其生之有養乎與養之有
生乎吾所不知吾守老氏之三寶勤而行之今
七十春秋矣而猶為一日也此其為歲乃天官
所開右殆非藥石輔導嗟吸延引為也經曰道
可道非常道若太公者泳其深乎余嘗讀列禦
寇莊周之書以為其辭曼漣不可識至言庚桑

子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化何其味之深也今概沈太公行事與其言故知有過者之論其旨要渺其事易知又易行也庸俗人之所驚賢智之所高也余於太公為姻家而太史氏與余學同方仕同官蓋世世通家也因習其事為著此使後世有所觀法焉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三

送劉羽泉總督三鎮序

今天下任至重且劇者則孰逾東南鎮哉東南
大鎮凡三曰吳曰越曰豫章地形相錯如繡維
吳與越並海為城絕域裔夷之交而豫章相與
接壤故吳震則越將繹騷吳越有事豫章不得
帖席其地廣袤數千里而民且恃固恣睢蓋亭
隧鬲塞之所不得施甲楯劍矢之所不狎倘也
聖天子憂厯宵旰豈須臾忘東南哉乃破拘攣

之議假不御之權錫命司馬統馭之而三鎮咸
聽命奔走焉夫司馬本兵握樞以捍城宗社顧
畀之經理圻甸甚隆碩矣彼拘文者難與應猝
操觚而談者不足經廣域之猷而或踔厲傲竒
驚擊操切則毋能拊循元元以宣綏和救寧之
畧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又曰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夫先王保大定功必遴純懿之臣陳于
四方而文武具簡庶幾其為懿德然惟周吉甫
其人焉德維艱哉今則見我羽泉劉公云公昔

揚光瓊垣樹績卿尹受知聖天子聖天子簡
注特殷授之節鉞俾公開府東南維時奸民搆
夷沒利遂闌出不避法禁走風濤如驚已乃轉
相詿誤內訌外閔蒿然歲無寧日公至則肅度
申令簡師徒理儲饗謹堠隘炳炳焉昕夕靡寧
籌所防捍之策閱數年來屹乎山立而民按堵
不譁也茲歲春民匿巖穴者夥萑蒲之黨弄兵
吳越界躡蹂鹵掠之慘肆流遐邇公赫怒整旅
身臨賊衝不決旬而賊渠就縛夫公靖海波息

潢池之警其功卓然標幟人耳目而不知公固
自有偉鉅者公為政磊磊識大體不吐不如要
以保釐嫗育為本諸所施為一切與民休息更
始凡苛急矜眩足與立威而近聲華者悉屏去
不事蓋自軍興來東南民力竭矣賴公還定安
集之而後海壖得晏然無事童白訢訢詠歌惠
休聲徹閭巷間迄今晉陟司馬扼上游之吭奠
百粵之封鞏三鎮於磐石以釋 聖天子南顧
之憂而昭登我嘉靖懿鑠之治繇公懿德備文

武者致焉而揚暉奮炎當媲美吉甫匪夷所跂
埒矣儻非王之所求而萬邦之所為憲邪夫公
之鴻烈蜚照絃埏沆洋炳蔚必鴻筆之士能擲
屬之同年友費君徵言為公頌媿無文謬承載
筆之後姑綜次其大端為他日紀旂常鐫彝鼎
者采焉然亦安能盡公哉然亦安能盡公哉

贈少司寇鶴樓張公應 召序

公之抗疏論分宜也纏纏數百千言其衷貞其
誼惻其氣奮其詞叅覈而剴當其為諸生時讀

之竦然汗出輒手額祝公曰乃公作何狀能斷
奸回之偏排戈刃赴戕析若是哉心竊儀公幸
嚮往之幾執公鞭不可得既公起家吏部躋奉
常常於交戟間得望公顏色誠瓌琦魁壘昔人
所稱社稷器者毋幾何公以御史大夫開府度
中虞故多寇盤據郴桂五羊山公至討軍實設
奇攻堅驅大兵馳之使睽不給撫呼不給吸隨
流而攘無不披靡度中以平倭奴寇嶺右急公
曰是並境也枹鼓相聞即不備假令長驅而來

謂唇齒何則遣將授方畧為聲援所將吏俘叛者及為奴所鹵者若干人公獻狀詔拜少司馬移鎮淮時歲祲民饑公特疏請減民田租并得輸鋤代粟及踐更卒所逋者再疏乞免詔可一時淮民按堵倚公為長城云今 上念公謂三

朝頎碩不當寘外鎮遷公為少司寇公屬吏某輩重公行舛牘南中就某請論著之某嘗謂士君子立朝期建豎以垂不朽多矣其能奉紀綱之役竭已無二慮執事不諉上匡寧方寓以社

襁為悅寧詎能乎彼其下者志在巧宦直以養
交務捷給為聲望甚則擇可而言有所利而後
作上之見謂立節得以藉手不避逆鱗矚然流
輩之中亦既有所豎矣然不能無激發有所激
必用其所長用之而過不能無生得失是何以
故器不博也故器博者無近用器隘者有知名
其器彌隘其用彌寡斯其所豎有大謬不然者
先帝朝諸臣先後言事豈不骨鯁要以悅社稷
而器可大受宜莫如公嘗聞公成都勻時敦悅

詩書蘊匱今古從其徒數十人攷舊章證時事
質忠性義滂勃有待所稽結遠矣語曰崇構有
趾巨植有初伊尹修畎畝惟誦讀為競競然後
能出而任天下公昔起顓頊還中朝今躋崇顯
在三事行且悉其所稽謀王體斷國論而輔成
中興之盛烈倘所謂身兼數器為社稷之衛非
耶公之利社稷者其功多在異日其所聞董得
一二惡敢緩頰猷其嘗守翰林典紀述事謂得
寄勒石室而攄公一二者藏之名山使天下後

世知當時社稷臣有公在也顧不偉與

贈郡守鵬江王公遷蜀憲副序

公刺明四載政成天子擢公按西蜀公將西
矣郡父老相謂公去我我輩何可一日而無公
則相與誦公之義其言曰郡故織賁無積聚不
採於山則煮於海大者長畜牧藝殖之息不則
拾果隋羸蛤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而縣官復禁民入海公弛之秋冬則山采春夏
以水俾各得其所便郡猾民嘗佐吏為治而豪

吏則相辜擢用是食祿者與下爭利受大者兼
取小公念豪為政必傷民已既為民而仕固當
奉職官下終不得顧豪矣則直法行治問遣弗
受請寄無所聽所犯即豪必案致其罪亦或詆
下戶之猾以煮大豪豪滋恥不敢犯郡歲侵民
流冗失職公發倉廩振貧民戒歲大獲始輸其
貸而且餒甚者勅富民舍食之已則竭裡雩禱
靡神不舉卒以有秋民所生活者以億計郡雖
無椎埋奸然善訟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十人公會吏責如章告効而復自詰
質根株窟穴所在雖銖兩之奸皆知之間時為
條教置三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示以為
善防奸之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郡事島夷
軍賦無解歲及春則治艤艫砢石不壓十千鋸
廢鋸則瘦民而行間偵者又欲緣以為奸利輒
虛詞以恐喝部使者公嘗執而訊之若得無謠
諛以恩乃翁乎第言之偵者情露遁去然亦未
嘗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煩民民無尺籍亦不

今而治余聞之曰凡此公所繇以為治行也父
老知公乎哉公弛海禁卒未有闌出以扞法網
即法豪矣亦優遇右族右族有訟者直之特不
得翫法相凌轢而亦時時越法縱舍使歛手自
肅問民所疾苦非必絕甘分燠民自得其處遇
事立斷庭有餘日然未嘗振桓東之餘威巧為
鉤距而獄訟止息不受偵者之詐而海上桴鼓
不鳴即小偷者罔敢入界外戶不閉焉儻所謂
不吐剛茹柔而質有文武者非邪余觀世所見

謂才賢者堅強則政多競寬則綏仁則容容取
充位廉問闕焉而悄直者多鷹擊毛摯為能慧
者察淵魚操下如束濕薪而惛惛無辨則乏提
衡之術而不盡下今公才如此而用才如彼固
天子所藉為紀綱之役也父老得私公乎哉父
老曰鄙人何知嚮其利者為有德鄙人輿誦不
足辱公子亦昌言乎余曰唯唯是不足以盡公
也余與公射策大廷知公甚諗公有卓軼之行
而不自喜方畧足以辨職而不皎皎以近名不

詭人不見為異人不知不自見愠矯若龍蛇沛
然江河彼蓋所謂大受具也 天子方念蜀故
念公按蜀藉叩燹之徒屬公而閭伍之且也吳
會有事所部告勞又將移公使蒿目而赴其急
矣父老又何自私之也詩曰毋以我公歸兮請
以是慰父老之心馬首既西而父老號泣轅下
諸大夫述余言以告父老而又命書之以授負
綬者然諸大夫聞父老之泣則舉忡忡心動矣

贈宮允戴陳二公典試還朝序

主上嗣歷斤斤理道尤重貢士之典四年當大
比士惟王畿首善其典尤重惟南畿舊都視社
均命校士者必於七月其典重且尤先惟南畿
取道遠銜命者自北而下程以數千里期以一
月中間三五約束艱哉惻惻乎其典重且尤難
於是閣臣掄翰林夙所推魁壘者疏其名以請
若謂諸臣中無如戴某陳某者詔曰可戴先生
為余里中人陳先生者武陵人二先生與余同
事史局宿知余余亦知二先生者余聞之喜曰

是能稱明詔者也余方廁席南雍南雍弟子亦
得與所校列則命學官推擇其賢者以待校亦
命弟子爭自濯磨悉所醞以待徵令既粵月事
竣得其所錄弟子姓氏讀之曰是果賢也既得
其錄所為序讀之戴先生則慮士不務實而競
於奇陳先生則慮實衰而文盛既讀而卒業曰
旨哉是故君子非惡夫文惡其文以掩實非厭
奇而去之厭其眩奇而實不可為用二先生言
雖殊其指要則一是誠足以荅主上詔所求

矣既二先生將還

朝故事當有言贈言必屬

之同官者於是京兆五槐程公阜南陸公邀余

言余深有味乎二先生務實之旨也請得以木

喻夫實道之根也本根盛者枝條繁傷其根者

披其枝鄧林之材長洲之木大而梗枿美而杞

梓惟林衡養之惟工師擇之惟大匠用之林衡

養木順其天不抑耗其實不以小害大不以賤

妨美必使材木不可勝用工師者察其質幹膚

理潔以尋引尺丈其直如生繼如附大者實中

巨室美者實中名器其實不中也而後培之凡
榱題棟桷幹筓轂輻之湏無一不當而後稱良
焉假使木雖多無所可用以為室則蠹以為器
則液槁是實不材也彼大匠且將譙呵之矣今
鄉有庠國有上庠有文學官有師氏養木者也
比郡縣士於省闈比天下士於南宮擇木者也
宰相取其養且擇者用之擇者不程其材一以
不材者錯置其間實不可為室不可為器又將
安所傳其罪乎南都所稱鄧林長洲也豐水辟

雍考卜有地菁莪棫櫟造就有方漸浸所孚靈
異斯薦固宜倫比之士濟濟輩出以應工師余
不善養木幸二先生擇而取之以付大匠彼其
被而圍之置而搖之萬之懸之審曲面勢以砥
其才不才果才也以登明堂以內軌物主上
修古澤宮之典論及舉者賞且不逾時矣語曰
賢者事人以人中人以事然則二先生之功豈
其微哉余時懼陰陽之患語多不次母能為二
先生贈惟有味乎其言之因感國家所須士

者重也故為博喻如此

贈淮揚轉運使萬君之任序

萬君者某人也某歲為某邑令以文無害監司
廉其賢時 穆皇帝方下久任令弗移君擢君
郡倅賜章服仍令宰邑既滿秩賜璽書余時代
草制蓋君爵則大夫所任則令事閥則九載矣
余故嘆焉以為萬君胡賢也得膺 國家盛典
若此 國家廢置秩序一準周官六敘遷轉之
遺輓近世廢年勞事速化數易長吏所易吏未

必賢元元安所歸命哉萬君賢故久久故增秩
即如漢制選所表以次撰公卿何渠不於萬君
見之又一數年余南徙眎留翰篆君叅宗正幕
矣余又嘆焉以為萬君既賢也胡寘之南曹曹
又冗若此因有概於古今之官用焉古之用人
視賢今之用人視地地徵起家等居位也審爾
則泥常格計常資不務攷眎履行乃其間遲疾
升沉遠近進退迥爾殊絕語賢則不以地語地
則不以賢士生其時寧無伏櫪泥陸之嘆哉又

逾年擢君佐淮揚轉運使矣人曰以萬子之賢
將安所不至也一仕而為令輒增秩為倅吏治
蒸蒸矣乃再仕為幕寮又以轉運往也奚當哉
余聞之則又嘆曰夫萬君豈以是易慮哉栖栖
十餘年俛首就簿書視米鹽之細卒受此而不
欲去彼固欲有所用其不足也今天下財賦自
兩稅之外幹山海莫甚鹽利益之利惟淮揚為
最鉅古稱東楚民多賈慧之則困緩之不足以
給縣官公私以病告矣萬君往而操是柄以心

計佐公家之急俾兩利而存之此亦甚行其志也豈為功名於治邑時損耶士君子得志立名要之澤及斯民利在國家耳豈擇官與地哉萬君誠賢必有以辯此矣彼官人者又豈得終尼萬君哉

贈江君擢長蘆都運序

今海內以進士起家祖孫先後蟬聯不絕者不數家焉有之即旁出異裔或遞起遞伏固未有一本支相繼者也余浙中江氏稱五世矣其先人

邁種德其子孫化之皆賢即今京兆丞繩川君可不謂承先烈而賢哉君甫為京兆別駕稍遷刺某州既倅某郡又綰樞府鈐籥而復為丞京兆計歷中外郡國者四稱勞瘁矣蓋君體癯宣力中外久繫家大人在念則輒白京兆尹謂某得犬馬疾任職不稱宜去尹財憐之將代疏

闕下會有命江某可同知長蘆都轉運事時令甲嚴凡在事例不得以疾為解所賜簡書例不得越期約於是君不獲已佯裝為去人謂江君

一公州刺一叅郡符兩為京兆佐旦暮無倦媚
庶民以承天子見習吏事乃不遽授二千石
胡隨牒補都運寘之米鹽瑣屑間彼其名迹無
顯授榮畀也而竟是恒調為此殆中才案日月
積資者耳安在為江君與明時官人意乎余子
聞之曰烏乎言是而所謂榮計官而私計其身
者也縣官推擇良吏為理一切剗資破敘匪其
眎榮以為國也士展采錯事蚤暮於馳騫亦為
國非為身榮也今主上所以用江君又安知

不掄能使器急所任使自表見哉今國家所
急者財也財莫重於權辜辜莫大於鹽筴漢大
夫以難賢良文學莫不謂非凡所見唐宰相至
欲自領度支此果中才所能辦邪江君治郡國
極知其無害亡已則以治人者治財乎十里非
不足跬步非有餘何謂非明時官人意何謂為
恒調也江君聞余言以為然而詣余謁其說余
曰余安知鹽余觀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太公於營丘通魚鹽冠帶衣履天下管子設輕

重九府擅山海以致富羨今營丘海岱猶故也
國家所設法非不善也乃貴倖强右抗弊以巧
法各以計侵牟其間而隴畝川澤之氓私煮竊
鬻者不可勝數青徐以東負販不行而議者顧
欲苛商夫財泉也有源有流商逾苛財逾不滋
徒見偽增實而亡為國一年之計非知源者也
君習為吏其於源流之理揆之審矣何渠治財
不如治人乎江君曰命我矣遂書余言以行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局之士能因變而為之通習于嬖媚詞伺捷給之巧以自衛霍跡其所豎赫然足表見也然網密文峻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元元安所歸命哉彼厘身奉憲深惟蒸庶之急者或才罔集事事叢脞弗厝于理卒乃乾強而寡味索竭而無光焉夫謾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一究則主亦已繇知將百姓所賴何若而矯虔吏顧托于能與良以避課耶蓋嘗發憤思古之人而

深有機於漢之黃霸霸明敏習文法見吏民間
他陰伏以相參考有所伺察遣長年廉吏屬令
周密至米鹽煩碎必親至覈其實則俗尚嚴刻
霸獨寬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此廩廩庶幾君
子德讓遺風焉若霸者倘所謂經術理道非邪
迺今則見楊州刺史衛戾云楊古之建國也為
南北孔道民不土著四方商賈必爭之區而監
司部使者察計簿首重之地自島夷多震騷驛
境內徵調繁矣數年比不登民墮于食流冗者

衆時大水決淮徐間橫溢千里而揚以近郡被災蕭然剥膚矣過使客冠蓋相望結轍于道蚤夜飭厨傳戒廩餼競競幸無呵望客未出疆而疆侯以客至告矣此其為郡上下交困誠難為者也而侯獨易之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厘身奉憲之心而能究其所施余謁歸獲覽觀侯政民有質成者蜩集於庭侯呼喻立斷即大猾亦關口失聲不知所出胥吏抱牘至隆隆山起侯握管而散之如馳諸使者日奉王命而蒞之

侯徐徐應辦靡不當其念除民所疾苦一切裁
省與休息更始篤癰無告者遇以文理無失職
至於割盤根批大窾有傑鸞難舉之跡而聲先
披拂矯然足訾迨命民時以為命而上舉廉知
其賢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於是鄉大夫郝
公欲有言為侯贈史余氏曰自吏道廢濶焉不
著於世久矣班固言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馬
遷言奉職循理可以為治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侯精經術根理道故見諸施為烝烝如是即

遇霸將瞠視之矣詎世之所稱能與良者是埒
耶噫漢之循吏多莫足數其知名見紀者獨霸
數人焉侯其可少哉侯其可少哉

贈康使君之黎平序

今天下宦事之士曷嘗不憚遠徼冀善地也指
職方而數計之曰某地善幾得其處否則畏若
泥塗以為分所必不當得儻偶得之輒忿然曰
是人所擯棄也其不忿而往者尤以棄居郡不
嚙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弊然矣豈國

家所用柔遠之旨哉。國家監古興理務要利天下慎選守長以師率民萌固當視其任不任不當論地之遠邇苟以塞覬者而猥順士大夫之心也。今天下稱遠徼者莫黎平若矣。黎平古夜郎地。漢武除邊關徼牂牁以通邛都始列為郡。冥谷深菁易生螫毒人。雜羅棘狡獪僨興不可化。誨視我禮義之習喋喋佔佔冠履何當而土人為酋長者又多桀驁是人所眎以為畏而擯棄之不可任者乃今以康使君往人謂康君

何以治黎平哉將貫甲屬橐格而制之邪亦選
悞無為一是置而不問邪彼主爵者推擇邊徼
長吏宜使習兵者當之獨柰何使康君為也乃
康君則謂 新天子聖德蚤涌旁魄四塞即遼
絕異黨之地莫不回首而內嚮矧其在封疆之
列與被聲教者不佞奉 天子休德以往何畏
乎羅熨哉於是余子聞之而嘆曰賢哉康君之
為守知人哉主爵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黎平雖遠徼乎何獨非人吾聞天地之性達乎

夷夏言語不通嗜欲靡靡君捧檄書亟下縣道
擯強而決隨流而攘逆鑄而慨違其所怒就其
所欲將舉踵思慕鱗集仰流不遑矣主爵者固
曰黎平遠天子利病卒不上聞有如疆圉不
靖將耗中土奉之股肱指壅腹心為恫非良吏
莫可使守黎平者故擇君而往秦越人之醫王
良之御以馳康衢療膝理直庸衆等耳非馳九
折之坂見垣一方人其技莫效主爵者望康君
亟投劑而先驅也顧不重與康君家大人宗伯

公為世道儒今取道歸謁問何以治黎平也吾
知宗伯公必為君論說所以為治狀君能受其
言必辦治黎平矣

贈郡侯華野周公入覲序

余載橐直承明廬見天子肆覲群后時凡四
方岳牧各率其職入王所而奉天子大計則
自我浙江始浙江自牧守而下若邑長吏若丞
尉若諸掾文學守得差次之上於天子天子
詔太宰廢置復命侍中於殿上臨飭如上旨

而擇岳牧治行有異等者賜燕於大官錫之纁帛鏐楮殊寵過庸是不為閔鉅希邁者哉今

上御極二年將舉觀典明郡周公以職叙往郡子大夫相率謂公以主上秉元斷政與天下更始瑩精太平儻開合宮衢室延見雜問上計長吏將陳說閭閻疾苦得為不得為之故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公當從後叩頭謝條其對以稱主上意則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公謂其幸得備位為郡守即不能興化條

有以自効亦勉思職事簿郡中諸吏條其得失
以屬上計而奉主上財察蓋明之邑五而為
令丞尉掾者亦五類未必皆賢皆不肖綜覈吏
功當與簿合必名實相應者予奏言某也賢某
也不肖不敢徇明並海為郡地淳鹵無商賈往
來不順於山即順於渚今山出屬禁渚出嚴章
民無所聊生五月至六月不雨大無禾麥以奉
軍興歲不下千餘鋸民且日憊予奏言請急省
軍實簿租賦毋動搖國本民脂也理則理亂則

亂惟屈伸其有奸宄也猶苗之有草也草易滋蔓滋蔓難圖予秦言請鋤奸詰猾以安良善弗敢愒諺言野有荆棘聚糧者怨田有蝨賊望稼者悲民憊矣豪復與民爭利利不在民而聚愈橫以故民視貨若鳩畏豪若虎假使長吏縱不問是舍豪也即問之是操豪急也操不可舍不可政無所重輕是荆棘不見伐蝨賊為殃非所以任民也予奏言請抑豪以扶民罔敢縱於是史某在告有味公之言也曰公惟有之是以似

之矣公下車廩廩乎廉貪貞淫之化浹於境內
意在成就全安下吏而條貫詳備吏不敢欺即
無梗於貪淫不職者人人問以謠俗民所便宜
減損更徭十之六七必偃拊而燠咻之毋事操
切撻決摯擊而訟至立斷較若持衡法訖威富
不為少阻而銖兩之奸無不畢得使負擔者息
肩咆哮者不敢入于里蓋公潔修通敏精經術
而溫良有醞藉故行縣未三月而民之服者如
鑑信者如著懷者如乳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如

此公即入而引見 主上有所陳對上退而察
公所行知其所以然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真能
以廉貪貞淫之風興大化者也公所得寵異當
不後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語公治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語公以政治述於 天子
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語 天子燕公以
示慈惠也子大夫聞予言述之以語公公曰惟
力之弗舉某弗能益惟邀惠二三君子疇敢不
惟嘉言是服遂載書而行

送署丞盧君序

三丘盧君蓋東陽之名家子云少讀進士書負材不得售已乃隨貲為太學生又不售而謁選為上林苑署丞為丞無幾何而疏乞休以歸是為今皇上御極之元也人或謂盧丞方

聖天子龍興昭刷幽微破凡削調越拘攣之見以收天下材能之士天下材能之士靡不蒸蒸思迅舉矣而盧君奚以去歸又奚以去歸之亟也然余私計盧君之為牧官其通於牧理哉夫

鳬雁之未罾於羅也止則水滌蜚則烟霧習習
自適不知其足樂也一旦虞人得之斂其勁翅
而置之宮沼之中糧委而不食低首而不能鳴
然後知鄉者之適也郊祀之犧飼之稻粱養之
滌室非受鐘于犧也夫有所用之也夫仕猶是
也方其棲遲偃息苟以效一命之榮夫誰不願
然得之也比其勞形於奔走敝神于羈縲然後
知棲遲偃息者之未始非幸也故狗名而喪其
真役世而汨其和與接為搆而不知休已時者

與甘稻梁安滌室者一實也盧君際盛隆之會
以彼其材索勞而積資亦稍可自見非難也而
竟乃去歸也吾是以知盧君之通于牧理也審
矣盧君自其先中丞愚參公來代索索有聞人
而其大父荷亭公以御史乞歸養後兩召之卒
不起終其身至今郡中亶亶稱御史公達者若
盧君謂能繩其祖武者非邪故飲不必江河汲
一井泉則腹滿矣食不必教庾守一簞箠則身
飽矣是故能足其足者無弗足也荷亭公不知

御史之貴而今盧君亦忘其丞之卑也今盧君
歸將狎鷗海上抱犢雲中飲和于聖世而相羊
於長林豐艸之間有雲水之樂而乏官沼之戚
此蒙莊之所以羨情于曳尾也某其同官者丐
余言祖之都門余蓋欽然異之焉遂略而論之
因以為人言解

贈封君寅樓郝公八十壽序

史某曰以予所覩記若封比部郎寅樓郝公詎
不傑然自建古所稱倣儻瓌瑋特起之士哉以

若人曾不得憑藉尺寸致身青雲之上綵組分
珪策勲而懋烈茲耄矣顧巖棲川觀偃息杉榆
間復不得就養庠序為儒生者憲余於是深慨
王制不備重為公惜焉粵在古昔明側陋之典
寬跖馳之令揚旌設簾弘天網以該士士懷一
奇挾一策者舉得自致於用其耆年道藝歟尊
則位三老五更王者且憲德而不敢乞言下不
失為閭閻族師表式閭里故賢無野伏國有老
成彼所謂特起士者又奚泯泯脉脉不護効若

郝公類乎郝公者其先京邑人幼而孤弗能自
給公處之晏如也廼心獨竊自負曰天地豈私
貧我哉躡屩荷蓑羸身來江都從大父遊事大
父醇謹大父心竒之惟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已
而奮其餘知走販荆揚善操研桑計如轉戶樞
而無筭也貲卒侈長歸盡以遺大父已而復自
念曰是阿堵物也奚以溷我我靡能自顯曜獨
兒子何課其子習舉子業業成以名進士起家
遇兄子視已子常捐萬金畀之若徒兄子終已

賴公遇之終無幾微間姻家負公直者公折券
棄責迨今號素封其奉身等素貧時尤不結權
要以交關得罪每制書下覩一新政輒舉手
闔惴脫四方報警輒矍然靡寧處猶痼瘵在躬
余嘗與從容論天下事至繫邊圉切社稷計者
纒纒叶繁竅遠機宜直移日忘倦余心嚮往之
顧執鞭焉余嘗謂國家取士貴廣於制科外
更設數科如公具特起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
當應時獲售與之立交戟間藻潤鴻化或馳驅

萬里專一面之寄其勲烈可勝道哉余故重惜之雖然公不為天下用其用之身以益天下取數固多也古今舉善用天下者莫逾朱公其將土苴以治天下道之真以治其身以彼其知用天因地罷吳勁越卒之列編戶以貲雄乎陶其開闔聚散人莫得測公今葆道之真卷而自蓄將默以其道藝漸漬閭族閭族刑焉他日代巡狩者佇車而過或式其閭就而問之轉以其言聞於上縱不得為老與更也即閭胥族師於

古人奚讓哉故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又曰
弗損益之然則公之身為天下用也大矣又奚
足為公惜哉是月望日公初度辰余無文母能
壽公姑論列其履素大都若此云